

游击队员

[英] V.S.奈保尔 著

张晓意 译

Guerrillas

南海出版公司

游击队员

〔英〕V.S.奈保尔 著

张晓意 译

Guerrillas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击队员/[英]奈保尔著;张晓意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3.3
ISBN 978-7-5442-6465-5

I. ①游… II. ①奈…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869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037

GUERRILLAS

Copyright © 1975, V. S. Naipaul

All rights reserved.

游击队员

[英] V. S. 奈保尔 著
张晓意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第五婷婷
装帧设计 金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4千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65-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当人人都想战斗，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去战斗了。
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战役，人人都是游击队员。

——詹姆斯·艾哈迈德

午饭后，简和罗奇离开位于高地住宅区的房子，驱车前往画眉山庄。他们下到山脚下热烘烘的市区，然后穿过市区开上海滨大道，大道上胡乱地刷着标语：“真正的黑人，不要投票。节育是一项针对黑人种族的阴谋。”

大海发出沼泽的气味；海面没有涟漪，泛着光，看不出颜色；热气像是被来自铝土矿装卸站的粉红色尘土给盖住了。车子驶过市场，冷藏拖车正在卸货；驶过垃圾场，垃圾正在残存的红树林沼泽里燃烧，一群黑色食腐乌鸦有的弓背蹲坐在篱笆上，有的在地上跳来跳去；驶过盖满房子的山坡；驶过新住宅区——其实就是一排排水泥和瓦楞铁皮做的未粉刷的盒子，如今跟早先拆掉的那些棚屋没有什么两样；驶过光着身子在满是红色尘土的笔直的新大街上玩耍的小孩；驶过后院晾衣绳上晾着的破衣烂衫；之后，眼前豁然开朗。市区周围的景色一览无遗：一面是正在逐渐干涸成大平原的沼泽；另一面是从平原上拔地而起的连绵群山。

如此开阔的视野并没有持续多久。村庄渐渐变成郊区。一些水泥房子的侧壁上涂有广告。残存的田地里也立着大广告牌。不一会儿，车子来到了工厂区。从这里开始便可以看到画眉山庄的告示牌：山庄名，英里数，象征性握紧的拳头，“为了土地和革命”的口号，最底下一行写着立牌子的公司名。广告牌都是新的。当地的可口可乐公司立了一块；那家美国铝土矿公司阿马尔、几家航空公司以及市区里的许多商户也都立了牌子。

“吉米让很多人感到害怕。”简说。

“听到你这么说，吉米会很高兴的。”罗奇说。他开车的时候总要戴墨镜，那副廉价的墨镜让他看上去有点像个小丑。

“画眉山庄。”简说。

“在这里你应该念‘花眉山庄’。《呼啸山庄》里的。这里念作‘鸣啸山庄’。”

“我觉得这名字很英国。”

“我想这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吉米不会把自己当成希思克利夫什么的。他上过写作课，《呼啸山庄》是他必读的书之一。我想他只是喜欢这个名字。”

山上在冒烟，如今每天一大清早山上就开始冒烟：丝丝缕缕的白烟慢慢化作尘土的颜色，最后与雾霭融为一体。山下呈赭石色的民居上方，干旱把山坡变成了褐色；燃烧后的灌木在一片褐色之中留下一块块奇形怪状的深红色疤痕。黑乎乎的柏油马路油光发亮，远远看去在热浪的侵袭下变了形。路缘草带已经被火烧黑，有些地方还在燃烧。虽然光天化日之下简和罗奇看不见火光，但有时透过汽车的轰鸣，还是可以听见火焰的爆裂声。

工厂区车来车往，交通繁忙，但仍然不难看出这里不久之前还是一片田野。在大棚屋和没抹灰的现代水泥建筑之间，在高高的铁丝网和进行了景观美化的庭院之间，随处可见田地、大庄园和庄园村庄的痕迹：菜地、桩子支撑着的老木屋、棚舍，以及有着百日菊、仙丹花丛和木槿树篱的空落落的前院。大路两旁的田地里如今杂草丛生，立着些出售建筑用地和厂房的牌子。有时在下沉的田地里会看见一辆生锈的汽车，好像汽车冲出了马路，就被干脆遗弃在那里了；有时则会看见成堆的废弃车辆。

简说：“我以前觉得英国在衰败。”

罗奇问：“怎么个衰败法？”

驶过工厂区，车辆慢慢变少。拐离公路，他们才终于看见乡下模样的地方。可是这里的灌木丛好像被人砍过，由于干旱显得死气沉沉。有些地方铺着水泥和柏油，偶尔还可以看见一排排的红砖柱子，上面挂着枯萎的葡萄藤，让人联想到考古发掘：这些柱子或许曾支撑一间罗马公共澡堂的地面。这里原是一个工业区，是独立之初实施的那些失败的工程之一。国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免税期；很多投资者冲着免税期来了又走，到别的地方去了。

罗奇说：“我希望有东西可看。不过我很怀疑。”

“你有没有告诉他我要来？”

“我跟他说的時候他十分反对。不过依我看他其实很高兴。他又拿干旱当借口。不过吉米就是这种人。总觉得自己受委屈。”罗奇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种人还不止他一个。”

简没有说话。

罗奇道：“吉米说有几个小子离开了。我猜是跑回城里了。我

想他们不喜欢有人来监视他们的感觉。”

“你的意思是他们只想要宣传。”

罗奇笑了笑。“突然袭击对他们没有害处。只有这样才能逼他们做他们宣称自己想做的事。”

这个曾经的工业区里道路狭窄，路边杂草丛生，部分凹凸不平的石子路面已被杂草覆盖。这里是大平原的一部分，地势平坦；但是矮灌木少了，而且与次生林混杂生长。道路纵横交错，只是所有弯道看上去都一个样，初来者一定很容易迷路。车子离开大路后，他们就没再看到画眉山庄的告示牌。突然，在这片荒原上，一块崭新的黄红黑三色告示牌出现在他们眼前，牌子最上端画着那个象征性握紧的拳头。

画眉山庄

人民公社

为了土地和革命

任何时候未经事先批准

严禁入内

奉最高统帅

詹姆斯·艾哈迈德（哈吉）之命

最下面一条，红底白字写着立此牌的当地公司的名字：萨波利切公司。

罗奇说：“我们得叫吉米把语气收敛些。”罗奇正是为萨波利切公司工作的。

“哈吉？”简说。

“就我所知，哈吉指朝觐过麦加的穆斯林。吉米用它指代‘先生’或‘阁下’。只要他记得，他就这么用。”

过了这块牌子，不久便出现一条岔路。他们开进岔路。没多远，眼前出现一个涂着黑红色斜条纹的岗哨亭。亭子里没有人；同样涂着黑红色条纹的铁横挡一头附着重物，原本是要做进出关卡的，如今却竖垂着。车子继续向前行驶。这条岔路和他们刚才拐离的那条路一样窄，路缘参差不齐，柏油路面被路边横向生长的牧草和野草吞噬。车子穿过一片次生灌木林和树林；仍然不见耕耘的迹象。

简说：“他们有很多地啊。”

“是啊，”罗奇说，“吉米几乎样样不靠谱。可他却不知怎么成功了。萨波利切公司想把地全买下来。我想是要投资。可是吉米插足干涉，公司只好把这块地交还。签了二十五年的租约。作为礼物。就是这样。”

罗奇笑了，简看见他的白齿：隔得很开，牙根发黑，牙龈偏高——看上去像骷髅头。

路拐了个弯，简和罗奇看见一大片空地，空地三面被树林包围，针叶树瘦小的白色树干和白色树枝编织成三道树墙。空地从这头到那头都被犁出了垄和沟。沟里长满亮晶晶的绿色杂草，田垄则呈浅褐色，干得跟骨头似的，只有一两道垄上有些胡乱种植、没成活的作物。路的远处，背靠一面树墙，有一座露天矮棚，用整根的棕榈树枝盖的屋顶。棚子附近有一辆红色拖拉机，一半车身在树林里：看上去和公路路堤下高高的草丛中那些生锈的汽车一样，已被弃置不用。这片田地似乎也已经荒废。可就在这时，简看见三个男人，

接着又出现一个，在田地那头工作，身子掩蔽在树林里。

罗奇说：“那是做给我们，或者说是做给你看的。现在是他们规定的休息时间。下午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在地里干活。”

过了空地又是树林，以瘦小的针叶树白色枝干为线串联，以高大的棕榈树为支柱。棕榈树笔直的树干上长满黑色的针，垂挂着带刺的枯叶和一簇簇冲破船形的灰绿色外壳而出的黄色坚果。接着，路的两旁又从树林变成空地。一边，树林被砍掉了，只剩下树桩和低矮的灌木。另一边则是光秃秃的土地，没有了树木、棕榈和灌木，有些地方都露出了浅红色的黏土。就在这一侧，离岔路不远处，有一道光溜溜的棕色斜坡，坡上有一栋长长的简陋屋舍。它孤零零地矗立在空地上。混凝土砖砌墙，瓦楞铁皮铺的斜屋顶。屋顶看上去晃眼灼热，几乎未伸出墙体，没有投下丝毫阴影。

车停了，四周一片寂静。即便当车门啪地关上时，也没有人从屋里出来。没有风，灰绿色的树墙纹丝不动；沙砾下的柏油路被晒得软绵绵的。简和罗奇走上一条三根木头捆在一起做成的小桥，通过干涸的水渠。光秃秃的大地被炙烤得硬邦邦的。简需要阴凉；而唯一的阴凉就在那栋长屋子阴暗，几乎可以说是黑咕隆咚的门后。

一如往常，简走在罗奇前面，好像她知道路似的。罗奇停下来望望四周。当看见简爬上微斜的山坡朝长屋门口走去时，他突然感觉到，正如他之前担心的：简不该来这里，她的出现像是入侵。印花衬衫透出里面的胸罩，紧身裤在她的肚子、腹股沟和私处勒出一条单一而突兀的弧线：这样的装束在市区倒还过得去，在高地住宅区的购物广场也不会引人侧目，可是在这里就显得太招摇，随便到有些花哨了：伦敦，异国，错误。此外，罗奇再次发觉：简太白了，

她的白跟当地白人的白根本不一样。她白得难以捉摸；连年龄都叫人猜不出。他快步走上前，想去保护她。一条尖脸、瘦巴巴的浅褐色流浪狗冷不丁从屋后窜出来，站在一旁望着他们。

刚走进屋感觉还挺凉爽；同时，外面刺眼的阳光让屋内显得很暗。走进小屋，一脚从黏土地踏上水泥地，简和罗奇看见一个未打扫过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钢制档案柜和一把旧餐椅，一张落满灰尘的桌子上摆着一台看似报废的打字机、一台报废的复印机和几个铁文件盘。等到眼睛适应了屋内的光线，他们看见两排铁床沿着水泥地排列开去。不是所有的床上都有被褥；有些只有薄薄的床垫，上面铺着条纹棉布。有人用的床上方的钉子上挂着衣服：光亮的合成布料做的彩色衬衫，运动套衫和穿在身上太惹眼、脱下来又太不起眼的牛仔裤。

其中的四五张床上有人。几个男孩或者是小伙子躺在床上看了看简和罗奇，然后将目光转向瓦楞铁皮或者对面的墙。他们黝黑发亮的脸上神情漠然；没人招呼进屋的这两个陌生人。

罗奇说：“曼尼。”

被叫的那个男孩动也不动地说道：“艾哈迈德先生在洗澡。”

罗奇笑了。“在洗澡？吉米和你们一起干活了？”

曼尼没有回答。

简能透过鞋底感觉到水泥地上的沙粒；这让她很不舒服。

“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们自己修建的。”罗奇对简说，听着却好像是在对男孩子们说。他摘下墨镜，看上去不那么像个小丑了；他的样子比他的声音或举止给人的感觉更孤僻。他咬着一条眼镜腿，说：“曼尼，你以前是个石匠吧？”

曼尼坐起来，双脚垂在床边。他瘦瘦小小的。他床边的地板上有一个黄麻袋，里面装着大约一打的绿色番茄。

刚进来时觉得凉爽的屋子现在没有那么凉爽了；简意识到瓦楞铁皮正在散发热气。屋子也比她想象的通透，光照充足。临马路的那面墙的顶端开着长方形的窗户，磨砂玻璃镶在铝框里。一切都暴露在阳光底下，等待检查：男孩子们、他们的脸、他们的衣服、窄小的床铺以及床铺底下的地板。

此刻，看得出档案柜旁边墙上那张类似大图表的东西原来是一张时间表。简正端详着这张表：沐浴、喝茶、田间劳动、工棚劳动、田间劳动、早餐、休息、工棚劳动、晚餐、讨论……突然听见罗奇说：“吉米。”她抬起头，看见一个男人出现在屋子远端的门口。

起初简只看到白色日光下的一个人影。等他走进屋子，简才看见他赤裸着上身，肩上搭着一条毛巾。当他踏着小而轻的步子从铁床中间宽阔的走道走过来时，越发给人一种整洁的感觉。他细腰宽肩，面无表情，脸颊刮得干干净净，胡须剪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浅褐色光料子做的紧身裤，以至于从腰部到鞋子显得光滑、紧绷，这一切都给人以整洁的感觉。鞋子是薄底尖头，在红色的粉尘下闪闪发光。

吉米没有简原以为的难看，也不那么像黑人。简以为他至少跟那些男孩子们一样黑，但眼前这个人很像中国人。浓密的胡须遮住了上嘴唇，使得饱满的下嘴唇显得突出。他的眼睛小、黑、木然，加上胡须下紧闭的双唇，给人紧张、沉默寡言、难以捉摸的印象。

吉米对罗奇说了声“主人”，对简则视而不见地点了点头。然后他无视屋里的沉寂，不慌不忙地从肩膀上取下绿毛巾，放到餐椅

的椅背上，又从墙上的一颗钉子上取下一件灰、蓝、绿色的短上衣。暗沉的颜色消除了他的脸和他较白的胸部之间的色差，让人感觉没那么不安了。终于穿好后，他打开桌子上的抽屉，说：“是的，主人。如你所见，我们还在维持着。”

简说：“我看见你们有一台复印机。”

“从萨波利切公司拿来的二手货，”吉米答道，“多半是最后一手了。”

罗奇说：“学会用对你们有帮助。”

“是，主人。”吉米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复印件递给简，说：“给你提供一些背景情况。”

简看见最上面的那张纸已经卷了角，落着灰，上面写着“一号公报，机密”。

罗奇说：“全是些天方夜谭。吉米，我看见拖拉机还是不能用。唐纳森没来吗？”

“嗯。萨波利切的人这么跟你说的？”

“他没来过吗？”

“来了，主人。唐纳森来过。”

罗奇不再深究此事，换了个话题：“好吧。我们去看看你们对化粪池做了哪些工作。”

两人走到屋外太阳底下去了，简待在原地。她感觉此刻男孩们在看着她。她低头看手上的复印件。“一切革命始于土地。人生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地方，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人们应该通过和平友爱的方式取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我们这群无畏的人来到原始森林，这就是画眉山庄的

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这是公报开头几行。可是接着读下去，简发觉公报很快变成了罗奇所说的：天方夜谭，一篇小学生作文，语法不通，语意不明，讲到森林里的生活，讲到孤独的人的焦虑、危险和需求，讲到缺水缺电，缺乏交通工具。然后是一堆抱怨，抱怨那些没有兑现承诺的人和公司，抱怨那些送来的有毛病的设备。

简抬起头，刚好与一个男孩的目光相遇。简在这个男孩床边的墙壁上看见一幅画：是一幅吉米·艾哈迈德的钢笔画像，突出了他的头发、眼睛和胡须，比本人看上去更像黑人。画像底下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和种马，我是勇士和火炬传递者。——吉米·艾哈迈德哈吉。”

长方形的窗户外是白晃晃的天空。但是简此刻感觉到的不光是炎热，还有孤立无助。将来，在高地住宅区，在伦敦，这次画眉山庄之行会是有趣的谈资。但是此刻，在这栋简陋的屋子里，看着桌上破破烂烂的办公器材、墙上的画像和黑色剪报，看着铁床上的那些男孩，想到屋外的阳光、荒地和环绕着它的树林，简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时，简听见嘶嘶的声音。这是她在这个小岛上慢慢认识的街上的声音之一。当地人就是这样呼唤远处的人的：这嘶嘶声能在一条繁忙的马路上穿透车流的声音。嘶嘶声是其中一张床上的男孩发出的。简知道是在叫她，可她没有理会，而是试着继续读手上的东西。

“大姐姐。”

简没有抬头。

“白小姐。”

简抬起头，往铁床的方向迈了一步。这一步给了她勇气，她在两排铁床中间走着，寻找那个叫她的男孩。

只有曼尼是坐起身的，其他男孩都躺在床上。当简走过一个男孩的床铺时，那男孩直愣愣的目光好像穿透了她的身体。但是随后，她听到他自言自语似的轻声说：“那么你知道你的名字。”这时他隔壁床上的男孩用大一点的声音粗鲁地说：“给我一美元。”说话时他没有看简，油亮的脸侧靠在薄薄的枕头上，两只长得很近的充血的眼睛盯着后门。

他的脸窄得出奇，一边还是扭曲的，仿佛出生时遭受了什么伤害。扭曲的那半边脸上的眼睛半闭着；额头和颧骨上有突出、发亮的肿块。头发梳成一根根的小猪尾辫；一颗美杜莎的头。

简从挎包里取出钱包，拿了一张折了两折的红色钞票递给那男孩。男孩举起手，但没有改变姿势，仍旧没有看简，他接过钱，手落在床上，说：“谢谢白小姐。”就这样，没有别的什么可做或可说的了。简穿过床铺往回走，身后静悄悄的。她从屋内的水泥地一脚跨到屋外滚烫的红色黏土上，来到了阳光底下。

简看着那些棕榈树，笔直的树干上长满了黑色的针，破破烂烂的麻布包扎着一面生长一面腐烂的树心。从公路到树墙之间的土地全部被收拾平整，光秃秃、亮晶晶的。但长屋后面的土地看上去已经荒废，无人照料。简看见几个由旧木板和软趴趴的铁丝网随意搭建而成的空鸡舍，与市区新住宅小区露天院子里的那些鸡舍相仿：身处灌木林之中，眼前所见却已然是一幅城市贫民区的景象。她看见一堆堆的旧木料和瓦楞铁皮，一圈圈的旧铁丝、鼓形桶：一个后院垃圾堆。她看见一个坑，坑里有几个干掉的黏土堆和一个混凝土

块堆。空地尽头，在一个高高的水泥台基上有一个瓦楞铁皮搭的厕所，在强烈的阳光下白晃晃的，厕所门开着。水泥屋的后墙上连着一个茅草屋顶，屋顶从墙的半截开始，一直斜到快接近地面。在茅草屋顶的黑影里，在一个用修剪过的树枝做成的洗碗台上放着还没洗的瓷碗、盘子和盆子；地面又黑又脏。孤立无助，简想马上离开。

当看见罗奇和吉米朝她这里走来时，她从罗奇脸上的忧郁和愤怒看出，他刚刚和吉米争吵过。但吉米还是和刚才一样面无表情，胡子下面的嘴唇紧紧地闭着。

罗奇说：“过不了几天这儿就会出现传染病。”

吉米说：“是，主人。”

罗奇朝简笑了笑。他的愤怒像她的一样，但他的微笑令她沮丧。以前，她觉得罗奇的微笑充满忧郁和嘲讽，是遍观世界后发出的微笑，如今看来不过是僵硬的、毫无意义的嘲讽。抑或连嘲讽都不是，而是挖苦、挫败、耍性子。

三人一起朝汽车走去，开车来到田地里。简和罗奇坐在前面；吉米坐在后座。简情愿以为此行已经结束，没想到不一会儿就下了车，又回到酷热和刺眼的阳光底下。他们穿过马路来到树墙旁经平整的田地边的小路，一个跟在一个后面：罗奇、简、吉米。罗奇怒气未消。吉米的木然逐渐变成一种冷静。简甚至觉得他是个体贴的人：她立刻就意识到了这点。

吉米用他那轻柔的声音问：“你跟男孩们相处得怎么样？”

“我们没说什么话。”

罗奇头也不回地说：“他们没什么话可说。”

吉米咕哝了一声：“哼。”

强烈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照在树墙上。树墙没有远看时那么绿，那么浓密，而且显得更干。没有风。小路又硬又崎岖，他们踩在上面扬起阵阵尘土。简汗流浹背，满身尘土。

罗奇问：“他们有没有跟你要钱？”

“一个男孩管我要一美元。”

吉米说：“是布莱恩特。”

“一个扎猪尾辫的男孩。很黑。”

“是布莱恩特。”吉米说。

罗奇问：“你给他钱了吗？”

“没有。”

吉米说：“哼。”

三人走在树林和干旱的田地之间，走过犁沟，干巴巴的泥土上长着绿油油的野草；走过刷有萨波利切公司名字的废弃红色拖拉机；走过摇摇欲坠的茅草屋，长茎番茄苗在屋里那些干土做的浅盒子里变得枯黄；走过就在小路上的两处人的粪便。他们跨过粪便后都不作声了。

然后，简一面想着树荫，一面想着吉米和他的男孩们干起来也许不那么吃力的活儿，问道：“你们有没有种果树？”

吉米回答：“以后种。现阶段我们需要钱，所以主要种植经济作物。”

他们来到田地尽头，这里四个穿牛仔裤、橡皮靴的男孩时而站在长满野草的犁沟里，时而跨坐在四道干巴巴的田垄上。看见他们过来，男孩们低垂着闷闷不乐的双眼，不情不愿地往地里种长茎番茄苗，好似在拙劣地模仿十九世纪种植园照片（当地人已经开始收